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17辑

剿 匪 斗 争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 编辑

编 者 的 话

本书是1945年后东北光复初期齐齐哈尔地区的剿匪史料专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方针，调动军队，发动全面内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当时已成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一环。地处西满的齐齐哈尔地区，此时蜂起的土匪，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着蒋介石的别动队，大肆滋扰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建设，因此剿匪是这一时期敌我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齐齐哈尔地区广大军民，在把西满建成可靠战略后方的斗争中，艰苦奋斗，剿尽土匪，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专辑》选编的文史资料，在此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光复初期的斗争和军民所创造的英雄业绩。

《专辑》是由市政协文史办、市公安局史志办牵头，与各县政协文史办、公安局史志办协作编辑而成的。在编审过程中，市政协武文博副主席和市公安局张玉炳副局长、王哲处长参加了审稿工作；市公安局赵长林等同志翻拍了部分照片资料。限于编者水平，书中纰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鳌龙沟的战斗

- 军火列车保卫战……………郭维城 (1)

难忘的征程

- 在嫩江省剿匪斗争的回忆……………吴永福 (7)
忆警备一旅的剿匪斗争……………王世发 (42)

一个雪虐风饕的夜晚

- 国民党匪特谋杀于毅夫事件纪实……………庄殿瑞 (57)
尚其悦其人……………庄殿瑞 (66)
龙、景两县清剿土匪的斗争……………刘巨涛 (88)
二十二团首次解放景星县……………李长友 (101)
回忆“七棵樹事件”……………刘曙仁 (103)
头站二中队叛变经过……………杨海桥 (108)
西太平川农会被破坏的经过……………赵海泉 (127)
李三店区中队叛变始末……………刘巨涛 (132)
挖出地下的魔鬼……………刘巨涛 (138)
解放平阳镇……………马玉林 (142)
东阳暴乱记……………甘南县公安局志办 (149)
泰来县解放初期剿匪斗争简记……………张 克 刘忠人 (157)
张平洋司令员殉难记……………泰来县公安局志办 (164)
轻装快速 攻克泰来
——记二十二团解放泰来始末……………张万金 (168)

泰来县七区区队叛变始末·····	鲁恩孚 郑玉田	(172)
泰来宁姜事件·····	松 山	(179)
杏树岗围歼战		
——蒙汉军民协力剿匪记·····	张凤海 李成贵	(181)
杏树岗战斗的前后·····	德木尔乐	(190)
杏树岗战斗的回忆·····	孙 健	(193)
林甸匪患·····	朱景荣 孙 可	(195)
富裕县剿匪斗争·····	姜 黎 孙忠源	(215)
富裕县解放之日·····	姜 黎	(220)
齐化龙四擒小白龙·····	谭大庆	(226)
缉拿匪首邹海楼·····	安凤瑞 傅吉本	(230)
泰安烽火·····	黄广喜 王立军 张世堂	(234)
泰安解放照千秋·····	许英年	(239)
高丕功遇害纪·····	高景林	(243)
依安“地下军”的覆灭·····	张振芝 高寿利	(247)
四烈村的剿匪战斗·····	李景新	(252)
一场血战		
——恶霸地主董大巴掌反把记		
·····	于英华 钱永和 刘清芝	(256)
平息光复军暴乱·····	梁玉林	(264)
福民村剿匪战斗纪实·····	梁玉林	(268)
保卫新生政权 巩固革命成果		
——记克东保卫战·····	王明文 吕沅煦	(274)
拜泉县剿匪斗争·····	陈 风	(283)
嫩江省土匪概况·····	庄殿瑞 丁云峰 崔亚平	(296)
解放战争时期嫩江省公安战线的剿匪斗争		
·····	张骏良 丁云峰 马佳泉 赵长林	(308)
齐齐哈尔地区剿匪斗争大事记·····	庄殿瑞	(333)

政治攻势战果

- 报纸摘编……………丁云峰 编 (344)
- 给胡匪官兵及亲属的文告、书信……………丁云峰 编 (349)
- 土匪缙子的“四梁八柱”及其它……………朱景荣 (354)

螯龙沟的战斗

——军火列车保卫战

郭维城

一九四五年的严冬时节，在齐北铁路线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列由北安向齐齐哈尔运送军火的装甲列车被“国民党光复军”颠覆，护路军战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击，粉碎了敌人抢劫枪支弹药的阴谋，完整地保护了这批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嫩江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向东北大举进犯，并派遣“接收大员”、特务，收编日伪军警宪特，扩充势力，打着“东北先遣军”、“国民党光复军”的旗号，四处袭扰，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去政权。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迫切需要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来实行自卫。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上级决定从黑龙江军区调拨给嫩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铁路护路军两千支枪，两百箱子弹。经过嫩江省委、省军区和齐铁护路军司令部共同研究，决定由铁路护路军承担领取押运枪支弹药的任务。

此时的齐北线，“光复军”匪特活动猖獗，列车往返都要穿过他们盘踞的泰安，因此，由我和尹诗炎同志亲自带队。当时我担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护路军司令员，尹诗炎同志是副司令员。我召集随行的领导骨干研究了路情、敌情，制定了行动计划，向参加押运的干部战士作了动员，要求大家沿途提高警惕，克服困难，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决完成任务。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全副武装的三个连从齐齐哈尔登上装

甲列车出发了。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几位领导干部分散到各车厢里，副司令员尹诗炎和教导员郭金玉带二连在第一辆装甲车里。这个连建队时间比较长，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武器装备也比较好。我和王天铎（延安党校干部）带第一连在第二辆装甲车里，团长饶民孚和政委张兴带三连在客车车厢里，列车后面还挂有四节蓬车和守车。为配合这次行动，嫩江省军区作战科长姚玉亭、护路军科长滕仁友和一名俄语翻译姜桐也同车前往。

装甲列车以四十公里的时速前进着。当开到宁年（富裕）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再向前行驶就要到泰安（依安）站了。泰安县城距泰安火车站五里远，城内盘踞着“光复军”尚其悦匪部。为了防备这里的敌人，车上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滕科长、姜翻译也与驻泰安车站的苏联红军军事代表取得了联系，并叫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开出泰安，以防匪徒的袭扰。

大约晚上八点多钟，在夜幕的笼罩下，装甲列车开进了泰安站。几名战士跳下列车在站台上警戒，机车在快速清炉、上煤，装甲车炮塔不停转动着，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斗。紧张一阵子后，列车从泰安站开出。出站不远，突然从路北县城方向打来几枪，司机开大汽门，加快速度，顺利地离开了泰安站向北安方向开去。

然而，这次行动却被敌人知道了。就在调配车辆的时候，潜伏我铁路局工务处任处长的国民党分子林凤生，借职务之便获取了情报。他立即暗中通过同党关系，叫工务段长刘之祥派出王良栋专程去泰东站，给那里的工务段长肖明声送去一封密信。这封信马上就转到在泰安的光复军旅长孙藻庆手里。孙藻庆接到情报后，立即召集了刘汉、王洪和张参谋长等心腹密谋了劫持军火的勾当。十二月十四日晚，代理站长赵广信（国民党员）顶班，大约晚七点，截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与北安站联系列车运行的电话，赵得知了这趟列车返回的准确时间后，又让站内的张显仪用

车站电话直接报告给匪首孙藻庆。

十五日下午一时，匪首孙藻庆指派张致祥等人在列车到来之前，在鳌龙沟子拆断铁轨并设下伏兵。

鳌龙沟子地处古城泰东一百五十公里界碑处，地形复杂，杂草丛生，有许多砂坑便于藏身，而且又离泰安城较近。狡猾的敌人选择了这个由北向南是上坡的地段截击。他们还在泰安站至新屯间一百一十九公里处也拆断了一处路轨，以阻隔劫车后齐齐哈尔方面可能派出的救援部队。

列车于十五日早晨开进了北安站。我见到了 黑龙江 省省委书记王鹤寿、省主席陈大凡和省军区司令员叶长庚等同志，简单交谈之后，便迅速组织随行人员到仓库领取枪支弹药，很快装进了列车的篷车。下午六点钟，列车就由北安站徐徐开出。

当晚九点多钟，列车行驶到泰东至泰安间鳌龙沟子一百五十公里处的高填方路基弯道地段。突然，车身剧烈地震动摇晃之后停住了。第一节车和二连乘坐的第一辆装甲车翻倒在路基下面的雪地上，我乘坐的第二辆装甲车也已倾斜并与后面客车、篷车脱钩。霎时间，子弹象雨点似的朝车上打来。在列车上，战士们迅速地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一面观察敌情，一面叮嘱战士们，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敌人没听到还击的枪声，以为车上的人可能死的死，伤的伤，无力还击了，便一窝蜂似地拥到车跟前。匪徒们用枪托敲打着车门、车厢，大喊大叫：“投降吧，老八路！”“跑不了啦，赶快出来吧！”话音刚落，我一声令下：“打！”战士们一齐从铁甲车窗向匪军开火，车下的敌人倒下一片，之后便乱了阵脚，拼命地往回跑，一部分战士趁机跳下车厢，占据了路基旁的有利地形。

过了一会儿功夫，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战士们凭借着装甲车身的掩护，居高临下，向敌人还击。后面客车上的三连战士

也奋勇还击，敌人丢下十多具尸体，再一次狼狈地退了下去。在战斗中团政委张兴同志和几名战士负伤。

二连乘坐的第一辆装甲车，翻倒在雪地里，车门打不开，人出不来。一批匪徒包围了这节车厢，敲打着车门嚎叫：“里面有活的吗？赶快出来，缴枪就没事了。”副司令员尹诗炎和教导员郭金玉在车内叫战士们沉住气，准备好手榴弹，叫他们尝尝。匪徒们听到车厢里有说话的声音，就又大喊缴枪投降。话音未落，几颗手榴弹已从车的窗孔扔到敌群中爆炸开花，紧接着车厢里又打出一排排愤怒的子弹，射向溃逃的敌人。

在这同时，有一股匪徒企图抢占机车，当领头的匪兵窜到离机车十多米时，守卫在机车上的战士程宝连早已瞄准，只听“砰”的一枪，领头的敌人应声倒地。后面的匪徒不知所措了，吓得拼命往回跑。程宝连趁势跳下车，把敌尸上的三八枪和子弹缴了回来，交给另一个战士。这时，有个匪徒从侧面爬过来，程宝连又是一枪，这家伙挣扎几下也不动了。不大一会儿，又一个匪徒悄悄地爬到死匪身旁，想拖回尸首，程宝连眼疾手快，又是一枪，这个匪徒倒在死尸身旁，匪军再也不敢靠近机车了。

经过一场激战，进攻被打退了。敌人退到路北不远的村里，不时地向车上打冷枪。车上利用这个空隙时间作了兵力调整，鼓励战士们继续做好战斗准备。我和尹诗炎等几个干部在一起简单分析了敌情，根据光复军的战斗力不强和抢夺车上军火的企图，确定了下一步的打法。副团长饶民孚、俄文翻译姜桐趁敌人调整兵力之机，率三连六十余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冲出去求援，乘着夜色向克山古城方向奔去。大约拉荒跑出十里地，突然在前面的树林里又闯出一股骑匪，打着枪，嚎叫着向三连扑来。三连都是新兵，没有实战经验，刚一接火就有几个战士牺牲了。三连军事教员原伪国兵排长顾天恩见势不妙，便反戈叛变，混乱中将饶团长和姜翻译打死。被顾天恩控制的大部分新兵被胁迫投敌，一部分摆

脱敌人的战士继续向古城冲去。

十六日拂晓前，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一群匪徒弯着腰，大喊大叫地向车厢窜来，有一部分拥向后面的篷车企图夺取武器。跟我邻近的客车上的战士立即向敌群猛烈开火，装甲车的火力和列车上的九三重机枪也射向敌人。战士们又粉碎了一次匪徒搞钩劫车的阴谋。这时天已经开始放亮了。过一会儿，东南方向有几个匪徒偷偷摸摸地爬上来拖同伴的尸体，车上没有开枪。车里姚玉亭科长高声问道：“你们是哪部分的？”匪徒赶忙回答：“俺们是刘汉部下。”刘汉伪满当过警察署长，是姚玉亭的一个远亲盟侄。姚科长在抗联作地下工作时，同刘汉打过交道，有一些接触。于是姚科长向匪徒说：“赶快回去告诉刘汉，就说姚玉亭在这里，我们车上都是老八路，你们打不了就不要再打啦，赶快投降吧，他来或派人来都欢迎……”几个匪徒连声答“是是”，战兢兢地从雪窝里爬起来往回跑。

早九点多钟，两个匪军挑着大饼和稀饭连声喊着“不要开枪”，并向列车走来，要求见长官，还想登车遭到拒绝。姚科长对他们说：“你们光复军的老底儿，我是清楚的，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两个匪徒点头说：“对，对，知道贵军。”对话中摸清了光复军确实是刘汉的部下。于是他向我提出只身去敌营，了解情况，劝刘汉投降的要求。我们经过共同商量，为了缓兵待援，同意姚玉亭前去。谈判是在鳌龙沟子西北四马架子屯一家姓韩的庄户家进行的。姚玉亭带了四名战士，对方有孙藻庆、刘汉、傅昌炬等十几个人，刘汉用酒饭招待了姚玉亭。姚科长首先向敌人提出先修好路轨，送水送饭，把车头移到路轨上的要求。匪首孙藻庆强硬要求给他留下一挺重机枪，为了拖延时间，姚玉亭坚持修好路轨再给枪，匪首孙藻庆发现谈判根本不能达成协议，便翻了脸，匪徒傅昌炬随即从背后连开数枪，姚玉亭中弹牺牲了。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车厢里的气温零下三十多度，战士们又冷又饿，但是仍然顽强地打退了匪徒的几次进攻。

十二月十六日早晨，驻古城的人民自卫军北安骑兵旅廖仲孚旅长，在接到突围出来的战士报告后，立即率三百名骑兵驰援。傍晚赶到了谈判地点，突破两个围子后包抄了韩家大院的敌人。接着又迅速接近了列车颠覆地点的敌人，敌人开始逃跑。被围的护路军连夜将受伤的战士和军火用找来的十几辆胶轮大车转移出来。黎明前，列车上的全体指战员都撤离了装甲列车。

这一个多昼夜的苦战，击毙匪徒五十多人，击伤六十多人，粉碎了敌人劫列车夺军火的阴谋，完整无损地保护了人民所需的武器。

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三十六位干部战士，有三十多人负了伤。西满护路军司令部和西满铁路局，在齐市特为建碑永志纪念。对有功的战士、干部和机务人员给予了嘉奖。至于那些潜伏告密的敌人，也被逐个清查出来给予了应得的惩处。

(张俊良赵长林调查补充整理并经郭维城同志审阅修改)

难忘的征程

——在嫩江省剿匪斗争的回忆

吴永福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与教育下，我们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直到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们参加了山西上党战役，打了一个多月，经历了残酷战争的考验。一天天黑后，当我们三个团从敌人七个团的包围中打出来，回到史村时，迎面遇见了陈赓司令员。他张口就诙谐地问我：“吴永福，你回来了，没死？”我回答说：“回来了，死不了。”他又伸着手，拍着我的肩说：“你打得好，你的要求，答应了。”

晚上，我跟李成芳司令员住在一起，他问我：“你提意见了？”我反问：“提什么意见？”他说：“你忘了？毛主席进军东北的命令一下，你不是就请命了吗？陈司令员跟我说了。”他这一说，我知道陈司令员对我说的话的含义了。东北光复后，毛主席下令，要调二万干部、十万军队，火速进入东北。“抢占东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因为东北背靠苏联，建立起根据地，再南下，解放全中国就有把握了。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到了东北。李成芳司令员还告诉我：“太行、太岳区，要调去五个团的干部，组成一个支队，支队长高体乾，一军分区干部团团团长王清川、政委宋洁函，你是副团长，赵敬璞是副政

委。”当听到这一消息时，高兴坏了。当我们打完上党战役，干部团出发时团长和政委都未到，任我为团长，赵敬璞为政委，主任是巩绍英，同行的还有地方干部大队。我们在长子县石哲镇集合，开始了北上。

一、赶奔东北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们干部团从冀中军区穿过，越平津铁路，奔山海关，过锦州，去沈阳。当时因各地货币不统一，我们用的济南票子，到东北不能用，于是由赵敬璞政委在太岳军区组织部长郭清安那领了银元，以保证干部团的给养能及时得到补充。我们穿的一律是冀中军区八分区发的灰布棉衣。

我们赶奔东北，要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因此必须日休夜行。夜间偷过平津路时，被敌人发现，追了我们好远。到了冀东李运昌同志所在地区后，听说国民党已经占领了山海关，我们只好又返回，走黄隘关奔承德。那时国民党也开始往东北调兵，争夺东北的形势日趋明朗。

从黄隘关奔承德的路上，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搞的无人区合并的村子。日军为了消灭东北抗联和一切抗日力量，就把几个村的老百姓都赶到一个村，建立保甲制，实行“连坐法”，以掐断我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我抗日队伍的粮食和物资来源，法西斯统治残酷到了极点。在这些村落里，由于日寇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老百姓也贫困到了极点，都没有饭吃和衣服穿。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一丝不挂地猫在屋里，有些用洋灰袋纸或破布片遮在大腿前边，就很不错了。看到这种惨象既痛恨日军，又同情我们的同胞。不用动员，所有的干部都把自己带的衣服，送给了老百姓。老百姓跪在我们面前，流着泪说：“你们真是活菩萨，没有你们救济，我们今年冬天都得冻死饿死啊，我们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

我们到承德后，因为从承德到锦州一线被地主土匪武装占领了，八个干部团，都被堵在这里。热河省的领导，让我们留下，可是我们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怎可留下？于是八个团的领导干部去找省领导交涉，并请他们想办法，送我们去沈阳。省领导回答说，一是没有车，二是没有煤，实在没办法。但是，我们八个团的干部，组织人力截住了一列火车，煤确实没有。怎么办？决定用银元从老百姓家买煤买豆饼，烧蒸气。我们都去背，再送到火车上。由于车皮少，拉八个团的干部都困难，马匹就没法运了，把二千匹马和马夫，都交给承德市了。有了火车，白天也不敢走，只能晚上走。

我们坐火车出发，到杨树岭，因为坡大，火车头汽不足，爬不上去了。我们都下来，去买劈材，挑水，烧蒸汽，终于爬上坡了。我们到达锦州车站后，想在这里停一下休息几天。忽然，李运昌同志赶到车站，告诉我们：“你们快走，国民党队伍开过来了，我们正在破坏女儿河大桥，阻止敌人。”一听，我们立刻行动，并且把李运昌同志运家属和物资的两节车厢也挂到我们的车头上，奔往沈阳。

当火车到达新民县时，司机停了车，不再往前送了。我们就用电话和东北局联系。回电话说：“你们别到沈阳了，我们正要撤出沈阳去新民，你们在那里等着。”当时组成了西满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政委是李富春，政治部主任是张平化，参谋长是解放。他们到了新民县，把我们干部团集中起来开会，只介绍了东北形势，没告诉上哪去。会后，我们回到驻地高台子。睡到十二点，来信通知，把我们二团分到嫩江省军区。我们打开地图一看，那么远啊！大家都不愿意再走了。第二天，我们去找李富春政委，没有找到，找组织部长薛少卿，他正睡觉，等他起来，我们跟他吵了几句。忽听有人问：“什么事？”我回头一看，是张平化主任，我们就提出：“已入冬，天气太冷，我们没有防寒衣

服，顶不了。”张主任说：“你们吵我都听到了，我代表李政委跟你们谈，咱们研究研究。”于是把我们领到他的办公室，打开地图说：“东北分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就这么大地方。北满，咱们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当然回答：“要。”他接着说：

“好！要，那共产党总得去人啊，不去人，怎么要？”他只这几句，就把我们说服了。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服从命令。他接着又对我们说：“这是李政委让我讲的，要北满，就得找到王明贵、刘锡五。在路上留在任何地方，你们即使功劳再大，也要追查你吴永福和赵敬璞的责任。就是剩一个人，也要找到王明贵和刘锡五，中途决不能停下来。”又告诉我们，路过双辽、洮南、白城子，都有我们的人，王明贵、刘锡五就在齐齐哈尔。至于防寒用品，让我们到日本大营，每人拿一条毛毯、一件大衣和其他东西。接着，组织部长薛少卿同志给我们开了介绍信。此时，是两个干部团组织成吉黑支队，共同北上，我们只好横下一条心，往北走。

我们步行出发了。把有病的同志和应用急需物资，用大车拉着。出高台子六里多路，就遇上了地主武装连庄会，不让我们过，并向我们开了枪，我们不还枪，并派人送信，说明我们是借道路过，不动他们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他们虽然答应了，可是地主武装架起机枪和炮，端刺刀站两行，让我们从中间走过。我们毫无畏惧地过去了。经过这一阵势，大家抱成了一团，都说：

“走，我们走在一起；活，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

我们经过昌图县、八面城等地，到了郑家屯。我们就用辽北军区的一个火车头挂几节车皮，请他们派一个营送我们，仍要晚间走。我们乘车出发，直奔洮南，后半夜两点多钟到达。

二、洮南被困

火车开到洮南，不再往前开了。我们向司机了解情况，送我们的营长回答说：“领导告诉我们，送到洮南就算完成任务。”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了。

洮南有一个我军分区司令部，管理员来跟我们接头。他说司令部政委于云川和其他干部去白城子开会了，他来请我们进城，并说饭菜都准备好了。我和赵敬璞是带队的，都感到必须马上跟白城子联系上，请他们派车来接我们，在这里不能长时间停留，要随时准备出发。这时，洮南军分区的管理员又来催我们进城，我不让进城，并继续和白城子联系。可是下边的干部，包括一营长王理智、二营长王少发，在李百万组织下都进城了，只有三营长、教导员张俊英和三营大部分干部留在了车站待命。我们让每个单位派两个人进城买吃的和雇大车。

打了几次电话，经过一天也未联系上，我们又饥又渴又乏，就和赵政委到附近一个卖菜汤的小铺，买了两碗汤喝，并在那里住下。那个小铺有一个小火炕，我躺在炕上竟睡着了。天拂晓，赵政委闹肚子出去解手，发现有马队活动，忙跑回来喊我，出去一看，大队的骑兵在向城内开，又向我们车站围来。为防万一，我命令手下干部，快拣砖头、石头，迅速占领票房子上的二楼。干部们真听指挥，都搬着砖头、石头冲上了二楼，我在最后边。忽听楼上刘仁堂喊：“老吴，敌人，快跑！”我一回头，见一队骑兵，穿着杂色衣服，气势汹汹地已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小屋，正向我扑来，多明显，这是土匪。但他们没开抢，要抓活的。我几个箭步冲进了小楼，小楼很快被包围了。在我冲进小楼之前，秦志昌从街里跑了回来，向我报告：“土匪来了，把我的风镜、雨衣、绑腿都抢去了，到处抓我们穿灰棉衣的人。”我一听，更急了。我们多数人都没有枪支子弹，因来时说东北武器有的是，要轻装。这时楼上的人，只有八枚手榴弹，我立刻下令：“土匪进来三个以下用砖、石头打，给我抓活的；进来三个以上，扔手榴弹。只要夺它十支枪，我们就能坚持住。”我们在小楼上守了一天一夜，包围我们的土匪没敢攻，退走了。